

## 第一章

### 引论：时代呼唤着“自然—人道主义——人类的元观念”

是啊，睁开眼睛一看，我们眼前的世界确实五彩缤纷，激动人心：

美国发射了一颗探测卫星，要与可能存在的其它星球上的人们建立“星际关系”；

人们手拿斤把重的“大哥大”，就可以同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亲朋好友谈笑风声；

“试管婴儿”预示着人类不久将象一些未来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建造一些“人类制造工厂”；

西班牙的一位生物遗传学家在妻子身上成功地进行了人类的无性繁殖；

一些发达国家仅仅用研制出的一汪清水，就可以很快地生长出人们所需要的蔬菜、水果、粮食；

铁打锡焊的机器人，以它超人的记忆、过人的判断、惊人的思维，足以让我们这些“准人类”汗颜惭愧；

高功夫气功师可以用意念将粉碎性骨折迅即愈合；

特异功能者据说可以用一种具有“超语言”性质的“宇宙语”与宇宙互递信息或“气”息。

.....

世界上怕就怕“但是”二字，而思想家却最爱讲“但是”——

但是，闭上眼睛一想，上述一切却渐渐幻化成了一幅幅讽刺画。不是吗：

伊拉克部队代表“人性”的意志，举着“仁慈的真主”的圣旨，用枪炮和刺刀占领了信奉同一个“真主”的科威特；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则代表“人性”的意志、举着“平等、自由、博爱”的旗帜，用幻影式、鬼怪式飞机又把伊拉克部队拖回到了原来的营地；

红场上出生、红旗下成长的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宣布了自己的一种“新思维”之后，解散了执政达 70 多年的苏联共产党；

长期被人们认定为罗马尼亚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齐奥塞斯库，突然间被另一些自称代表罗马尼亚人民意志的人枪决；

自古以“天时、地利、人和”为生的人类，今天则走到了大气变暖、生态失衡、充满人际敌视和国际战争的地步；

今天，一艘核战略潜艇的毁灭性力量就相当于几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样的潜艇竟有许多艘。——人类可以被重复地消灭几十次，这在逻辑上讲不通，但却成了事实，眼前的事实；

.....

当然，事出有因。人类几千年的所谓文明史就是用刀枪之笔、蘸着血泪之墨写成的。有人曾作过这样的统计，自公元元年起，人类大大小小、国内国际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歇过，其中只有 27 天没有战事。与此同时，人类也没有放过自己赖以产生、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对此，也有人作过统计，耕地面积已经减少了 10%，30 多万种动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

众所周知，自然界中只有人类具有思想，只有人类具有把诸种思想积淀为“观念”的本事，只有人类是一种用观念指导实际活动的存在物。奇怪的问题在于，人类上述种种间毁灭、

类内残杀的行为，无一不是在种种观念指导下发轫的、进行的。

基于这个原因，自古至今的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宗教家等都纷纷用自己的方式创立一些旨在纠正人类不良言行的观念——

在东方，尧、舜、周公希冀用《易经》开导人们，老子想用自然主义的“道德”教导人们，孔子则坚持要用人道主义的“仁德”指导人们；

在西方，柏拉图用他发现的“理想国”教导人们，耶稣用他的天国论教化人们，牛顿用他的“决定论”指导人们，马克思则用他的“共产主义”唤起人们；

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人用各自的观念支配着他们的思想、生活、劳动和交往。差别发展成了磨擦，磨擦深化成了裂痕，裂痕演变成了争斗、战争。春秋往复，从古到今，就这样换汤不换药、旧瓶装新瓶地发展着、深化着、演进着，以至于彼此斗争的内容变了，时代变了，形式变了，而性质则依然如故，照样是：

人类与自然的不和谐；

国家与国家的不和平；

人们与人们的不和睦；

人性与时代的不合拍；

.....

其实，不同的人拥有的是同一个地球，不同的人本属于同一个人类。因此，不同的人应当而且可以求同存异，以便达成一种共识，树立起一种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层次的人群中普遍适用的观念——“元观念”。

那么，这种“元观念”是什么呢？它应当是、也只能是关于咱们“人”这一“类”的共同本性的观念。因为，同任何事

物的存在和运动一样，人类，只有从自己的本性出发、以自己的本性为参照系、以实现自己的本性为目的时，才是唯一不会违反人类本性的。

显然，这种元观念，乍一看，似乎是其他种种观念最一般意义上的相同性或相似性，实际上却是其他种种具体观念得以滋生和成长、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为，它是人类共同本性——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类本性”——的反映，因而也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的最一般本质的反映。

……面对被人类自己造成的诸如核威胁、生态失衡等惊呆了的一张张面孔，面对被人类自己造成的诸如自相残杀、自我压抑等憔悴了的一个个心灵，面对人类因自我精神折磨而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声声呼叫，作者写了这部专著。

## 第一节 人际关系的普遍非人道化使人类第一次感到了“和睦”的重要性

大自然真会捉弄我们这个人类！

自然规律简直像一个硕大无比而又神秘莫测的魔方！

乍一看，人类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愚昧到文明的伟大过程，可细细一想，又恰恰相反：大自然先是孕育出人类，接着又给了它眼睛和大脑，而当今天的人类用这两只眼睛回过头去一看，用这个大脑静下心来一想，尽是痛苦和灾难——

在人类的远古，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人类几乎全部地依靠着天然自然物生活，捕鱼、狩猎、采集，夏天晒着、冬天冻着。茫茫四百多万年，人类不停地生儿育女，而人类的数量却所增无几。更严重的是，大自然又让人类制造出图腾等自然宗教，让人类的一种精神来熄灭另外一种精神的灵光。

在人类的近古，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人类又被分裂为无数群体，而这些群体又无例外地表现为一部分人主宰另一部分人、一些群体支配着另一些群体。简言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又表现为毫无人道可言的人身依附。群体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且要严格地按照忠、孝的原则生活；群体间强强、弱弱、大大、小小，并且要严格地按照“弱肉强食”的法则生存。封建主同奴隶主相比，看起来象是人道主义得多，而实质上是更加奴隶主义化。因为封建主们不仅把奴隶社会的那种人身依附由民族间的原则贯彻到群体的内部，而且贯彻到宗族、家庭中来，还把这种原则制度化、法律化、“天”然化。

在人类的近代，在 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至 1917 年苏联十月革命的近三百年间，人类又彻底地转向了对商品的依赖、人对人造物的依附、人对商品等价物——金钱的依附。对此 举世公认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威作家马克思曾不无悲愤地指责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酋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徒的虔诚、骑士的热情、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己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3

页)

在人类的现代 在 1917 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来的几十年间，人类又逐步转向了人对社会的依附、人对集体的依附、人对政治的依附。(所谓“逐步转向”，就是说，在今天的社会里，还掺杂着近代的人对商品依附的成份，在一些地区或一些角落，甚至残留着人身依附的旧制。)人对社会的依附既包括一定个人对社会、对群体（如国家、民族、地区）的依附，也包括不同国家对国际社会、不同民族对国家社会的依附。我们今天常常讲，“现代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常常关心“社会福利”、常常注意依赖于“国际社会组织”（如联合国、七国集团等等）、常常采取“国家宏观干预”，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正如人对自然的依附、人对他人的依附、人对商品的依附，其实质都是非人道的一样，尽管人对社会的依附对于比如人对商品的依赖来说，是向着人道化的方向迈了一大步，然而，这种生存形式、生活原则在本质上也是非人道化的。因为，在人对社会的依附的原则下，一方面，它必然会滋生出人对政治、人对权力、人对势力这些“社会代表者”的依附，另一方面，它又是以熄灭个人的特殊性、独立性、能动性、创造性为代价的，而人类个体的这种特殊性、独立性、能动性、创造性，恰恰是人所以为人的本性。

在人对物的依赖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必然会尊重并激发起人的创造性、独立性，这是显然的。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弊病，就是它所以要激发出人的创造性，是为了使人非人化即物化。尽管“物”的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发展的基础，但是，人所以为人，恰恰在于，人既要像动物那样吃喝住行，又

不能单纯“为了”吃喝住行。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说，人为了生存，必须吃喝住行，而人所以要生存，则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本质力量、深化自己的人性存在、实现自己的人际道德、提高自己的人道质量。

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既是人类本性发展所选择的方式，也是实现自己“人之道”的方法。一些民族所以在批判了资本主义之后选择社会主义，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的深刻矛盾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发展，违背了人道主义方向。比如说，人所以发展科技、发展生产、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是为了满足生产者生活需要，然而生活资料却被非生产者所占有了。这样，对于资本家来说，看起来合人之常情，达社会之理——我用钱买你们这些劳动力和原料、工具，生产出来的东西理所当然要归我了，而实际上，这恰恰不合人情、不达人理：一方面，难道同属于一个人类、有着同样的需要、天赋予同样的本性的人们，就该有如此不同的命运吗？另一方面，资本家和劳动者都是人，本应该为人性之上升、人道之宏达而活着，怎么殊途同归——都为商品而活着呢？所以，按照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本意，要想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弊病，必须使社会成员共享社会财富，从而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按人的本性生存、发展。然而，结果竟是这样：比如前苏联不是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和道路使人民为自身的发展服务，而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而为“社会”活着。方法成了目的，目的变成了方法。于是乎，活生生的个人、丰富多彩的人生熄灭了，人人端着型号各异、性质一样的“铁饭碗”，吃着“大锅饭”，干着“大生产”。在“人对社会依附”的原则下，为给“社会”捞一根被洪水冲走的木头，甘愿送上自己的一条性命；为了得到阴晴不定的“社会”的微微一笑，有

的政治家不惜践踏人性，而许多展示个体创造性的科学家则不得不因得不到社会的保护而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曲解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原意或本意的所谓社会主义（即以人对社会的依附为基本原则的“社会至上”的主义），必然要推选出等级森严、网络有序的代表“社会”的集团。如果说，在以“人对商品的依附”为原则的社会制度下，有钱就有一切，钱就是人性、人道，钱就是人生、事业，从而必然引出黑社会组织为非作歹、人们利欲熏心、社会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猖獗等恶果，那么，在以“人对社会的依附”为原则的社会制度下，则是一方面争权夺利、沽名钓誉、派别林立，进而尔虞我诈、腐败昏庸，一方面又懒汉横行、平均主义、平庸无能。可见，正如人们如果依附于商品、货币，必然产生要钱不要命的恶果一样，人们若是依附于社会，就必然会产生要权要名不要命的恶果。应当说，东欧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自我消灭，决不能单单归结为戈尔巴乔夫、齐奥塞斯库、昂纳克等人的变质或失误，更不能归结为人类具有见异思迁的心理基质。

人类，已经受尽了因自身不和睦带来的种种痛苦和挫伤。人类，已经该是提出“和睦”问题的时候了。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展现为三个逻辑层次：

第一个层次，所谓人以某种东西为依附，就是说人以某种东西为参照系，就是从某种东西出发的思维方式。一定思维方式的被普遍接受，便成了观念。所以，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当然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历史局限，但在另一方面，人类所以为人类，又具有依靠新观念的确立而引导自己以新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的能力。同一个人类，在同一种地理条件下生存的不同民族，为什么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产力水平不一样？这固

然有着其他原因，但也确实有着观念上的原因。观念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但是，观念又是观念主体自觉地选择、创立、运用的。所以，经济的力量、政治的领导、文化的导引都是外在的东西，而在人类活动中起着内在支配作用的，则是观念。观念转变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就会随之改变。

第二个层次，现代人类的观念因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并且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都要靠众多的具体观念（如经济观念、政治观念、价值观念、人生观念、家庭观念）来维持。进一步看，几乎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的观念都是不同的、有区别的，甚至是对立的。并且正是这种种观念中的差异和对立，才引起人们的思想、生活、劳动的“不和睦”。既然如此，客观上就有了这样一种旨在由“不和睦”走向“和睦”的可能——求同存异——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众多观念中寻找一种最具普遍性、最具一般性、符合人类共同本性的一种观念——元观念。

第三个层次，应当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元观念呢？在我看来，这样的元观念既是一种整体意义上人类的观念，又是最能表征人类根本性质的观念。而这就是说，从整体质上讲，人类是什么，——从根本质上讲，人类是什么，那么，人类所应树立的“元观念”就必然地是什么，即用这种观念才能从整体上、从根本上正确地指导人类的思想、生活和生产。进一步，人类，无论从整体上讲，还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无论从与其他物质形态的关系上讲，还是从人类自身的种种关系（如国际关系、人际关系、亲属关系、夫妻子女关系等等）上讲，都是自然存在物与人道存在物的统一。人类，不仅脱胎于自然界，而且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但是，人类又不是一般的自然物，而是具有人道主义本性的特殊的即“高级”的自然物，而这种自然物的

自然性，究其本质，恰恰就是这种人道性。反过来，人类的思想行为越是趋于人道化，就越是接近人类的自然性。因此，在我看来，这种自然一人道主义，就是人类应当树立的元观念。

我们可以设想，人类间曾存的、现存的任何一种观念，凡是被历史抛弃的，令人唾弃的，都是违反自然一人道主义的；反之，凡是被历史保留的、被世人颂扬的，都是符合自然一人道主义的。所以，自然一人道主义，既表征了人类的整体质，又表征了人类的根本点，既揭示了人类历史前进的内在线索，又表达了现代人类的共同向往。原始人思想和实践的肤浅，封建社会的人们认识和实践的简陋，资本主义的病症，“社会”主义的偏颇，都可以借助自然一人道主义这一标准来丈量。

综上，要消除人类的种种不和睦现象，根本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一种揭示了人类的共同本性，因而可以使不同的人群、个体普遍接受的“元观念”，而这种观念就是“自然一人道主义”。

## 第二节 国际关系的严重对立使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和平”的可能性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国际事务十分简单，以几个大国、强国为中心，建立几个势力范围，彼此的力量和利益相对平衡了，于是就出现了相对的和平，否则，就先是对骂、接着便是交战。与此同时，在这种国际社会，各国又都遵循着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另一种方式的继续”的公式。在这种国际社会中，本国的、本民族的、本阶级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是比人类的个体生命还要宝贵的东西。因此，在这种国际环境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平等、真正的独立。

但是，六十年代以后，随着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战略武器的

出现，随着不同制度、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民族、地区之间的普遍性交往和彼此利益的相互补充和渗透，国际舞台上的军事对抗，国家与国家间的对立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一些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毁灭。人类第一次出现了现实的而不是预测的或抽象的“反复多次毁灭自己”的威胁，而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人类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民族，都不会选择一个神经不正常的领导集团，而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领导集团，又绝不会拿本民族的生命去与对手下这个一定是同归与尽的赌注。

列宁曾反复提出的“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和国家的利益”的伟大口号，已不再是个别政治家展示自己伟大胸襟的豪言壮语，而成了新的国际政治思维的现实基础。就是说，在今天这样的国际社会里，国家的、民族的、地区的利益已经退居了次要位置，而人类整体的存在则是高于一切的。超国家的、超民族的、超地区的、超制度的国际关系原则已经实实在在地走上了国际舞台，并扮演起主要的角色。

是的，戈尔巴乔夫也曾重申并详尽而正确地论证了列宁关于“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和国家的利益”的伟大思想。戈氏的失误在于顾此失彼，轻点说，在于他不切实际、不合时代地放弃了或轻视了民族的利益。作为政治家，戈尔巴乔夫或许是失败者、失意者，但他作为思想家，人类则会给他重重地写下一笔。

问题在于，单单强调和坚持“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仅有失于简单、抽象，而且它仅仅适应于现代国际间的军事领域，而不能使这一崇高原则完全落在实处，深入现代人的心灵，成为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或“新思维”。例如：有些发达国家的政治

家一面口口声声地强调“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一面则把第三世界国家的财富和资源源源不断地装入自己的腰包、搬进自己的国库。例如：仅 1977 年到 1987 年，美国一些公司从发展中国家榨取的利润，竟超过了它们投资的 3 倍；另一则消息则讲，美国几乎每年都要从发展中国家掠走七千亿美元。对于这种新殖民主义政策，仅一句“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无济于事的。因此，要实际地真正地贯彻“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必须树立一种超越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哲学信仰、宗教传统的观念——元观念。这个元观念就是“自然—人道主义”。

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成员，都是同一人类中的分子，他们的区别只是外在形式（如肤色、语言等）或内在形式（如价值观、文化传统等）上的，而从本质上讲，它们则都是自然—人道主义存在物，都应遵循自然—人道主义原则。对于同类，设若弱肉强食、以强凌弱、以大压小，哪有自然—人道主义可言？这同动物界中的山羊主宰青草、老虎主宰山羊何异？就是说，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性，而人类的这种自然性是人道化了的自然性，不讲人道主义就违背了人类的“自然规律”；人类，又是人道主义存在物，作为人道存在物，它具有人道性，而它的这种人道性恰恰是人类所以为人类的那种自然的本性，作为人道主义存在物，不讲人类的自然法则，而奉行纯粹自然界（如动物界）的法则，那还算什么人类！

一当我们人类普遍地树立起自然—人道主义观念，或者说，当我们树立起超越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元观念，其思想、言论、行为、生活、劳动便会径直地、不由自主地贯彻“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而这种原则下的国际关系，也便必然地呈现出促进和平、彼此共生、互相补益、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就会像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

“让世界充满爱”。

总之，自然—人道主义乃是从当代人类的实际出发所抽象出来的一种全新的观念——元观念，一种实际地而不是空洞的通向人类和平、世界大同的全新的思维方式。

### 第三节 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恶化使人 类第一次提出了“和谐”的问题

在人际关系普遍非人道化、国际关系深刻对立的同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出现了全面的恶化。

“土地严重侵蚀，粮食危机在即！”据 1992 年 5 月 7 日出版的提供全球和各国环境数据的权威性手册《世界资源》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短短 50 年中，世界 10% 以上的耕地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退化，而其中大约 900 万公顷的耕地已被完全毁坏，并且不可能再恢复利用。这样，在以后世界人口从 55 亿增长到 80 亿的 20 多年里，人类很可能发生粮食危机。是啊，人类常常为刚刚过去的 80 年代取得的重大科技进步而欢欣鼓舞，然而，就在这个 80 年代，人类竟有 15 亿公顷的牧场由耕地变成了沙漠，直接地影响了 2 亿 5 百 30 万人的吃穿。今天，许多土壤、农业科学工作者已经不约而同地指出这样的事实，粮食普遍丰收的 1989 年（16.7 亿吨）只比 1984 年增长了 1%，而这实际上意味着世界人均粮食产量下降 7%。面对“以食为天”的人类，难道不能说“天快塌了”吗？！

如果说“江河湖海是人类的血脉”，那么“人类已经患上了血癌”。前苏联的军事技术和实力的确曾令世界为之瞠目，然而，由于它把核动力海军舰只和破冰船用过的放射性核废料倒入北极海域，至使俄罗斯北海附近的海域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放射性

废料池。由于同一个原因，黑海、亚速海、马尔马拉海的捕鱼量已从 1985 年的 90 万吨，下降到 1989 年的 64 万吨，而另一些鱼类则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于海豚则已从战后的 250 万头减少到了 8 万头左右。

地中海自古以来被称为人类最美丽的海洋，然而自 70 年代以来，由于每年流入 65 万吨燃油，倒入 50 万吨生活垃圾、500 吨化学农药，致使沿岸地区的 2 万 5 千种植物面临灭绝，四分之一的地区被污染，——竟达 1 万 2 千公里！

天天以经济发达、政治民主自鸣得意的西方国家的江河湖海情况更糟！波罗地海沿岸的人们，每天用生活垃圾污染着 40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波斯湾的污染不仅使 3 万只鸟死亡、大多数的红树林无法挽救，而且将殃及数代人；作为欧洲最重要的经济水道的莱茵河则因一家生产剧毒物质的化工厂发生火灾和另一家化工厂发生水银泄漏事故，而使整条河成了不宜于生物生存的“死河”；巴西的巴拉圭河、亚马逊河则因淘金者造成水银废料的危害，而使成群成群的鱼类失明和停止发育；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之一的威海则因长年灌溉棉花、水稻而下降 320 米，海岸线后退 380 公里，200 万公顷的土地变成了沙漠，1 亿吨的含盐沙粒被吹到 800 公里以外的地方，并使之变为不毛之地。专家们预测，在不久的 2010 年，它将会变成一口咸水井。

如果说“生产高新尖化、居住大都市化”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标志，那么，大气污染、环境嘈杂则让人类又返回到了史前的状态。墨西哥每年要向空气中排放 350 万吨一氧化碳、45 万吨二氧化硫、35 万吨碳氢化合物、27 万吨氮氧化合物、43 万吨尘埃，致使市中心不得不设立街道氧气室；在拥有 2 亿人口、936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美国竟有近一半的人生活在被严重污染的恶劣环境之中，而 4 万 5 千个放射污染点至今仍密密麻麻地分布

在各个角落。东欧也并不见得好多：在罗马尼亚的小科普沙市，那些充斥上空的化学物落下，竟能杀死生存在地下三米深的生物，而这种情况也是科学家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前东德亲身体验到的。人们都知道雅典这个美丽的城市，然而人们不要忘记雅典的“奈福斯”，一种由雅典市民的生活造成的并且被污染了的热空气，这种热空气仅 1988 年一个夏天，就夺走了 8000 人的生命。

人类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吃的是粮食，喝的是水，呼吸的是空气。然而，就在被认为黄金时代的二十世纪里，人类竟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把自己推到了几近毁灭的边沿。根源在哪里？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因为人类不懂得自己是一种自然主义存在物，是一种人道主义存在物，简言之，就是因为没有树立起一种最起码的共识——人类是一种自然一人道主义存在物。

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还表现在对自身自然的严重污染上。在人类生活的今天，从政治制度上讲，可以分为三大类型：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君主或宗主义制度。但是，从自然一人道主义看这三种制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它们不过是这样那样污染和危害人类自身自然的三种方式——

资本主义制度使人类奔命于资本及其转化物（如商品、货币）。在这种原则下，对身外自然物的获得是以自身自然性的污染乃至毁灭为代价的。除去上面所说的天然自然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污染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社会、政治制度对人类自身自然性的严重污染。例如，对财富的渴望使人产生了杀人越货、尔虞我诈、精神失常、卖淫、贩毒等一系列完全违反了人类自身自然本性的行为；而对财富的拥有则使人类又产生了物价等于

身价、价格等于人格、吸毒嫖娼等违反人类自然本性的行为。

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则把人类推向了以窒息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为代价去承担所谓的社会责任、贪图名誉、追逐权势的道路。在这种原则下，创造财富、满足自身自然本性的需要全都成了手段，而社会地位、社会权力、社会名声的获得则成了目的。在这种原则下，人们不因没有个性、没有独立性、没有创造性等等而脸红，甚至不以没有正常的物质生活、感情生活、理性生活而苦恼，反倒以政治的失意、在领导者那里的失宠、社会的误解而忧心如焚、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原则下，人类的自然本性受到冷落、压抑，人类的人道本性被“社会至上主义”、“权力至上主义”乃至“名誉至上主义”所扭曲、变形。在这种原则下，一面是勾心斗角、任人唯亲、大大小小、层级有序而无创造性、责任性、人民性的政治家集团，一面则是众多的羡慕、敬仰、追求权势人物的人群。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产生诸如官僚主义、山头主义、行贿受贿、投机钻营、沽名钓誉等等丑恶现象。

君主或宗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也是一种严重地违反自然——人道主义的社会制度。它们或宗教教主至上，或宗族家长至上，或以自造的上帝至上，或以死掉的人杰至上。同上述两种社会制度一样，在这种社会制度里，同样忽视了一个最为简单的事实：人类是一个自然主义存在物，有着不同于动物的创造的、自由的、独立的自然本性，有着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而人应当把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手里；人类又是一个人道主义存在物，有着通过社会的形式健康生存的本性，有着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有利于自己也必须有利于他人的社会责任，因而人类应当按照人道主义的方式而生产和生活。

总之，在当今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普遍恶化，实

现同身外自然、自身自然的“和谐”，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或者说已经到了从严酷的现实总结出严肃的理论的时候了。

#### 第四节 时代特征与人类本性的巨大反差使人类第一次提出了“合拍”的要求

时代特征是人类在一定时代条件下各种活动的整体性和深刻性的反映。而人类的实践活动又是在一定观念的支配下进行的。令人不解的是，时代特征与人类的内在本性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并且这种反差大有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刻的趋势。

是的，人们常常把自己今天所处的时代称之为“信息时代”、“新科技时代”、“高科技时代”、“智能时代”。然而，静下心来想想，许多发达的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制度的国家，总是首先把信息、科技主要用在军事实力的提高上。例如，前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军费开支在解体的前夕竟达到了 20 多个百分点，以致在解体之后，很快从超级大国变成了饥饿大国、落后大国；美国所以成了本世纪的首富，是因为它把自己的资源封闭起来，而用武力强迫或胁迫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把资源和财富上贡给它；同样，就连那些并不具有当代文明、生产力水平并不发达的国家（比如伊拉克），却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高尖军事技术，也正因此，才在短短一天里占领了科威特。在这里，它们拥有的是高尖科技、掠去的是物质财富，而失掉的却是人类的自然—人道主义本性。

的确，当代是一个“人类一体化了的时代”，是一个“世界历史”真正形成的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天涯海角互为市场，世界达到了真正整体化状态。这种情况一方面使个体世